

1956年全国共有一级教授 56 名,季羨林是其中之一

3



陈焜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当时的居住条件,大部分农民还是草房,在上海则出现了借鉴苏联住宅模式建造的小楼。

回眸历史

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在炼钢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盛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疾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事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

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几亿人围剿麻雀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鸣,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都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总指挥等乘车分别

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那个年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梅兰芳自愿降低工资等级

1956年,牵动着全国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

定》。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水平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晚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职工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

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评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羨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羨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黎海风为自己一直误会了颜丹青而懊恼

8



刘爱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颜丹青,与李建国结婚十年,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穆岚,单恋李建国十多年,被李建国拒绝后,选择了自暴自弃,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遗憾,也各有各的结局。

[上期回顾]

周六早上,颜丹青在李建国出门后独自打车来到一家治疗不孕不育的专科医院,结婚十年来,颜丹青和李建国一直都没有孩子,颜丹青想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颜丹青一切正常,问题可能出在她丈夫身上。颜丹青非常烦闷,于是就上网找了一个叫曙光的网友聊天,把烦心事告诉了他。

两性生活

激烈的冲突

两个方案交上去后,依旧石沉大海,好在颜丹青也没有奢望它能掀起什么漂亮的浪花。面对这样一个自命不凡、眼比天高的上司,只要他不给你脸色、不发脾气,做下属的就该偷着乐了。

不过黎海风并没有给颜丹青偷着乐的机会,不仅没让她偷着乐,反而将她推到了愤怒的顶峰。

每月3日是公司发工资的日子,颜丹青和往常一样,等到大家都领得差不多了,才去财务室领自己的薪水。

当她拿到这个月工资的时候,她大吃一惊。一直以来,她在公司享受的都是副总待遇,工资比部门经理高五百多元,比副经理高八百多元,比一般员工高一千二百多元。这个月她的工资整整少了八百多块。也就是说,这个月的工资是按部门副经理的待遇发放的。

她拿着工资清单找到了财务室的宋经理,宋经理颇为同情地告诉她,这是黎总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她怒气冲冲地回到办公室,门也没敲就直接进了里间,她将工资清单朝黎海风的办公桌上放:“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黎海风头也不抬:“这还用解释吗?总部有明文规定,在什么职位发什么工资。你原来是部门经理,按说应该按照部门经理的工资发放,你却一直享受副总的待遇。现在你不是部门经理了,总经理助理的级别与部门副经理的级别是一样的,这个你应该清楚,我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当然不对!”

黎海风冷笑一声:“哦?为什么不对?说说理由!”

颜丹青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档案室的号码:“小孙,我是颜丹青,麻烦你找一下2003年168号文件,找到后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档案室的小孙拿着文件走了进来。颜丹青将文件放在黎海风的办公桌上:“黎总也应该知道,分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享受副总经理待遇的员工,年薪都是总部的。也就是说分公司总经理是没有权力改变这些人员的工资待遇。好好看看吧,黎总!”说完,颜丹青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黎海风的办公室。

黎海风拿起文件,这是一个关于颜丹青等五名优秀员工从即日起享受副总待遇的通知,内容很简单,没有说明这五名优秀员工的具体事迹。

黎海风“啪”的一声将文件重重地砸在办公桌上,他感到非常窝火,他不明白为什么在颜丹青身上会发生这么多奇怪怪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此时,他的心里充满了对颜丹青的鄙视,女人可以无能,却不能无脸,可是她却既无能又无脸。她究竟用了怎样的卑鄙手段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点了一支烟,稳定了一下情绪,黎海风拿起电话,拨了宋经理的号码:“请你把颜丹青的工资加起来,对,还是按原来的标准。”

日子过得真慢,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以前颜丹青走进公司的大门,总能感到一股清风扑面而来,总是那么怡人、那么舒爽!还能闻到淡淡的清香。如今,这种感觉,这种味道都不复存在了。

颜丹青的长篇小说《织梦》终于完稿。在一家文学杂志连载刊登后,反响不错。已经顺利地与一家颇有实力的出版商签订了单行本出版权。她没有想到压在心头的阴霾竟然消失得这么快,这使她有种拨开阴云重见天日的欣喜和满足。应出版商邀请,颜丹青将于六月中旬赴北京、上海两地进行签名售书活动。

真相大白

心情好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六月中旬快到了。

颜丹青将请假条放在黎海风的办公桌上,尽管公司正处于非常时期,公司上下忙得不可开交,但她还是顺利地请到了半个月的假期。在黎海风看来,公司有无颜丹青这个人并不重要。

正当颜丹青在北京的签售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公司的改革工作正式启动。为了确保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黎海风现场任命叶眉为总经理助理,而综合部经理一职由张总兼任。黎海风对请假在外的颜丹青没做任何安排。

会议结束后,张总来到黎海风的办公室,他对黎海风这种随心所欲的人事安排有些意见,同时也为颜丹青抱不平。

刚刚踏进黎海风的办公室,黎海风便满面笑容地迎上来主动道歉:“张总,快请坐,很抱歉这次人事变动没有事先和你商量,这几天实在太忙,一直想和你谈谈,可就是抽不出时间。”说完给张总泡了一杯茶。

张总直截了当地说:“黎总,我想问一下,您对颜丹青有什么安排?”

“她?让她回综合部吧。”

张总点点头:“我也有这个想法,让颜丹青任综合部经理。”

“综合部经理?”黎海风眉头一皱,赶紧摇摇头:“不,我觉得不合适,她没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

“为什么?”

“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她没什么实际工作能力。”

张总喝了一口茶:“黎总,恕我直言,我觉得您对颜丹青有些偏见。”

黎海风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盒烟,弹出一支递给张总:“不,我对她没有任何偏见,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我有些不明白,你和王总为什么都那么信任她?特别是王总,临走之前还在我面前刻意美化她。我甚至有些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抱歉,我这个人在工作上从来不带私人感情,我是不会迁就和纵容这种不正之风。”

张总接过烟:“王总和颜丹青关系确实不一般。如果你知道了其中原因,或许还会为他们之间的情谊所感动。但是,就算他们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王总在工作上也不会徇私情,王总对她的赞誉完全是肺腑之言。”

黎海风没有说话,脸上却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

张总掏出打火机给黎海风点燃香烟,又将自己的香烟点燃,把颜丹青从小失去父母,于是对长得像自己父亲的王总产生父女感情,以及她到公司来的一些情况都告诉了黎海风。并且告诉他这次公司的改革材料都是出自颜丹青之手。黎海风听后完全不敢相信。

张总又说:“这些年来,公

司几乎所有的大型材料都是她写的,叶眉的能力与她还有一定差距。人家还是一名业余作家呢,发表过不少文章。”

“是吗?”

“你大概不知道颜丹青为什么请假吧?”

黎海风摇摇头。

“她去北京了,本来她要我保密。不过,昨天我在网上看到关于她的报道了。想必这会儿在公司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这次去北京主要是为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织梦》做签名售书活动。另外,她很有可能趁这次去北京的机会找王总说出辞职的打算。”

“她想辞职?做专业作家?”

“其实她并不想做专业作家,写作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并不想把写作当成职业。不过,这段时间,她在公司的状况……这你都知道了,我想就算她提出辞职,你也不会感到意外。我想说的是,王总是她最尊敬的人,王总的话她是不会不听的。如果黎总不愿失去这样一个人才,有意挽留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得到王总的支持。”

“张总,我明白了,谢谢你!”

张总走后,黎海风再也无法平静。他在办公室里抽着烟踱着步,心情复杂极了。他想起了一句古话:“夫耳之主听,目之主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雷霆。”他是那样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没想到自己却被一叶障目,两耳塞豆,被局部的、片面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到事物的全局,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他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变得如此自负,如此狂妄,如此目中无人。